

可爱的“渡口”

□王治刚

来到綦江北街的图书馆，推门进去，便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汽车声、人语声，霎时都隐了去，只剩下一种庞大而安详的静。

墙上“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诗与远方”的标语，格外醒目。我的心里漾开一丝暖意——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馆内座位划分分明：老人与残障人士的专座靠着窗，光线最好；普通读者区是两列长长的书桌，可容纳五十人左右。书刊摆放得秩序井然：报纸区总有些老人在静静翻阅，杂志区吸引着不少年轻面孔，科技图书区则罕有人至；而小人书区，满满当当摆着几代人的甜蜜回忆。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一排《盲人月刊》，它们虽静静立在架上，却仿

佛自带温暖的“声音”。

我取了本《品读》坐下，刚读没多久，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他满头白发，手里捧着一本大开本的画报。

“同志，”他声音有些含糊，手指点着画报上的一行字，“这个……这是个什么字呀？”

我凑近一看，是个“鸢”字。便告诉他：“这个字念‘yū ā n’，指的是老鹰。”

“鸢飞戾天……”他喃喃念着，浑浊的眼眸里忽然闪过一点光亮，像是想起了什么久远的往事，“哦，是老鹰啊，我知道。年轻时在乡下，常能看见。”他向我道谢后，心满意足地合上画报，又颤巍巍地走了回去。我的心忽然被轻轻触动，这个字于我而言不过是常识，于他，却仿

佛打开了一扇通往记忆与想象的窗。

望着他的背影，我竟想起了袁老。这图书馆里的人，无论馆员还是常客，没有不认识他的。袁老已至耄耋之年，自退休后，每天图书馆一开馆，他必定准时到来。他总坐在那个靠窗的位子，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时而与书中先贤对话，时而与文字里的今人交流。他边读边记笔记，日积月累，已经写满二十本；每逢有感悟，便整理成文字，常有文章刊登在本地报刊上。他还总主动给别人推荐值得一读的刊物，听他建议的人，总能有所收获。

可后来，我却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辗转打听才知道，袁老病了，腿脚不便，再也没法来图书馆了。他常坐的那个位子，如今已换了别

人，可每当我的目光掠过那曾属于他的、如今空荡荡的椅背，总觉得他还坐在那里，沉浸在自己的书香世界里。我想，那二十本笔记，便是他以精神为足，在这图书馆里一步步“走”出的路；他透过文字见到的风景，或许比许多人一生亲历的还要辽阔。

忽然想起一句话，你读的书，是你走不到的路，是你见不到的风景。可不是吗？那位问字的老人，在现实中无法触及的字词深意，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袁老因身体不便走不了的“万里路”，也在书页间——跨越。

这座可爱的图书馆，更像一座慈悲的渡口。它以知识为舟筏，将一个个被现实困囿的灵魂，安然渡向他们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

立冬里的口福

□杨力

立冬前夜，母亲从乡下打来电话，照例嘱咐：“明天记得吃饺子，别冻掉耳朵。”我握着手机，望着窗外城市的流光，恍惚想起小时候的立冬。

每当北风初起，母亲便会念叨“立冬补冬”的老话。补什么呢？无非是一碗热腾腾的饺子。乡间的立冬带着仪式感，仿佛吃了这顿饺子，整个冬天就有了底气。立冬那天，全家围坐一团，看着母亲将一个个元宝似的饺子下锅，满屋的饺子香，能缠绕一整个冬天。

第一个离家的立冬，是在省城读书时。我在食堂买了份饺子，机械包制的饺子个个一模一样，吃起来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给家里写信，母亲回信总说，家里包好了饺子等我。那时我想，所谓乡愁，大概就是立冬时对一碗家里饺子的念想。

工作后第一年立冬，我特意去东北菜馆点了一大盘饺子。饺子很精致，还配了七八种蘸料，可吃了总感觉不是记忆中的味道。出门时，看见外卖小哥拎着一袋饺子匆匆跑过，忽然觉得这个时代变了——饺子随时可得，立冬的仪式感却淡了。

直到去年立冬，这种感受被彻底颠覆。那天加班至深夜，回到家已是饥肠辘辘。打开手机点外卖，不到半小时，热乎乎的饺子便送上门来。我坐在高层公寓里，望着窗外的城市灯火，忽然生出一种奇妙的感动：在这深夜，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吃到一碗热饺子？这在多年前，简直是天方夜谭。

和同事聊起这事，一位同事说他们家早就 not 自己包饺子了。她打开手机给我看：去年立冬，早上她给父母点了海鲜饺子外卖；中午和朋友约了网红饺子馆；晚上还在生鲜平台买了速冻饺子当夜宵。同事感慨：“一天三顿饺子不重样，以前哪有这条件？”

我怔了一下，忽然明白自己陷入了怀旧的误区。以前总以为，仪式感必须用艰辛来衬托，却忽略了便利本身带来的另一种幸福。母亲那代人用一整天的忙碌换来一顿饺子，是爱；现在的年轻人用一分钟点单换来三顿不同口味的饺子，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宠爱？

今早路过菜市场，看见立冬前的景象已然不同。大妈们依然在挑选白菜、猪肉，但手里拎着的东西更多了，进口车厘子、澳洲牛排、有机蔬菜，样样齐全。摊主笑着说：“现在人立冬不光吃饺子啦，还要吃羊肉火锅、喝鸡汤，说是要全面进补。旁边的年轻人扫码支付，纸袋里装着彩色面皮的饺子：菠菜汁的、火龙果汁的，还有虾皇饺、海参饺这些小时候听都没听过花样。

我从市场这头走到那头，恍若走过了数十年的时光。立冬还在，饺子还在，但选择变得如此丰富，丰富到母亲那代人都想象不到。从“能吃上”的庆幸，到“能选择”的幸福，再到“能吃好”的精致，每一个阶段，都是时代刻在生活中的烙印。

傍晚给母亲回电话说：“妈，立冬那天，我回家咱们一起包传统的白菜饺子。”母亲在电话那头笑：“现在谁还自己包饺子啊，怪麻烦的。”“不麻烦，”我说，“有些味道，值得花这份功夫。”

挂掉电话，我忽然对今年的立冬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再是单一的记忆复刻，而是新旧交融的创造。我们可以点外卖省下时间去工作学习，也可以亲手包饺子重温亲情；可以坚持传统口味，也可以尝试新奇搭配。这个立冬，有人在山珍海味中尝鲜，有人在粗茶淡饭中守旧，但无论哪种选择，背后都是踏实的幸福感。

立冬依旧，饺子依旧，改变的是选择的权利和丰富的可能。这大概就是生活水平提高最朴素的证明：口腹之欲之上，是无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想象力与实现力。

冬已至，春不远，而人间的烟火味，正愈燃愈旺。



臣服与幸福

□张绍琴

几年前，闺蜜夸我，说要向我学习，与生活和解。说来惭愧，她讲这句话时，我已年过不惑。也就是说，四十岁以前，我总爱慨叹“雾月难逢，彩云易散”，暗自怜叹自己心比天高、命如纸薄。

小时候，看见别的孩子穿着好看的衣服，吃着让我垂涎的美食，我便自惭形秽。黯然转身时，心里总忍不住想：为什么我没出生在像他们那样经济宽裕的家庭？那些住在街上的同学，大家私下里常羡慕地叫他们“街娃”——他们放学后似乎只用做作业，完全不用像我一样上山坡打猪草、挖红苕、掰包谷……那时候，我总在心里暗暗抱怨父母“无能”，偏偏住在偏僻又贫瘠的村子，上学要走好几里路不说，还有干不完的农活，更可气的是，肚子还常常填不饱。要是做错了事被母亲责骂，我习惯性顶嘴，最后总能成功让母亲的怒火升级。每当母亲要动手教训，我就拔腿就跑；可只要动作稍慢被逮住，母亲便会揪住我的脸往外扯，一边“撕脸”一边骂“让你嘴巴嚼！让你嘴硬！”母亲盛怒下的力道格外重，痛得我眼泪直滚，这才立马学会闭嘴。

参加工作后，恋爱的新鲜感一过，我越看男友越觉得他一无是处：要身高没身高，要长相没长相，出身普通家庭，工作也平平无奇，

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远大志向，既不是值得托付的“绩优股”，也不是潜力无限的“潜力股”，反倒像支没什么指望的“垃圾股”。我当即提出分手，可男友却一往情深，哪怕三番五次吃闭门羹，也坚持每个周末坐两小时颠簸的公交车，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我。缠磨了一段时间过后，我这个既没有水晶鞋、也等不来南瓜马车的“真·灰姑娘”，不得不认清现实，接纳了他。

不久后我们步入婚姻，爱人对我百般呵护，处处迁就，可不知足的我，却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总觉得不管嫁给谁，这些都是“起码的待遇”。然而，只要工作生活中稍有不顺，比如中层干部竞聘失利、调动工作遇阻、职称晋升落选等等，我就焦虑烦躁、牢骚满腹。我从不反省自己存在的问题，反倒一味抱怨爱人，恨他一点儿忙都帮不上。

可想而知，当一个人习惯用抱怨、发牢骚来对抗生活，生活回馈给她的，必然是更多的痛苦与焦虑。那些年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一地鸡毛。我动不动就提离婚，却又懦弱地只敢停留在叫嚣和威胁，从不敢真的迈出那一步。

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你所抵抗的，不仅会持续存在，而且会日益强大。”一个人越是想控制什么，就越容易被什么控制。这就是心理学上著

名的“反弹效应”。而当一个人学会臣服、全然接纳当下时，反而能调动起内心最深处的智慧与创造力。

在生活一次次的“鞭打”下，我慢慢学着停止对抗，接纳眼前的一切。当我不再让琐事和不顺消耗自己，我才终于看到爱人的诸多优点，读懂母亲藏在责骂里的爱，也感受到原生家庭与现有家庭对我的滋养。与此同时，我开始重拾热爱，把精力专注在读书和写作上。短短几年间，我写的“豆腐干”小文不断变成铅字；后来不仅成功加入省级作家协会，还实现了儿时想都不敢想的“出书梦”。

网上曾有人问：“人怎样才能变得幸福？”我看到一个高赞回答：“你总想掌控命运，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焦虑痛苦。可世间之事，哪能事事尽如人意？真正的幸福，从不是与世界对抗，而是学会接纳与臣服。”

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如今每当我感到不顺，或是陷入困境时，都会对自己说：“我不需要弄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我只需要相信，这是我此刻必须经历的过程。”

当我不再与命运对抗，当我学会臣服并接纳所有经历，我终于真正触摸到了幸福，也与幸福紧紧相拥。

綦水滨（外六首）

□姜义华

古剑山前綦水滨，近云近月近坡垠。
当街旧迹痕浮现，隔岸新阡状若匀。
韵海自能宽慰我，吟风元是扫流尘。
偶从石径虹桥过，恍惚儒林沽酒人。

秋闲

摘朵乡心置露台，休辞篱外菊花开。
旅途落照云多染，吾土西风雁不裁。
渐老吟诗空酒趣，久闲问俗积尘埃。
洛阳无路相邀尔，且借深秋试水来。

乙巳深秋跋涉山中

独坐石沿云不猜，牡丹无影野花开。
一川水瘦何堪洗，百里蒿枯谁忍裁。
堕地凉烟频顾盼，隐山曲径任徘徊。
登高休叹凄清甚，天外琴音趁隙来。

乙巳深秋夜行江畔

偕暮临秋水，明灯立岸边。
试辞云卧岭，来趁月行川。
摘斗思如梦，扶桥意向弦。
截来风半树，红透半河天。

古剑山净音寺

古剑因何落圣山，净音浩世远尘寰。
云流宝牒识陈迹，日照莲台起度痼。
临济从兹归觉海，仰灵直可破禅关。
休言佛子居他处，如愿如来在此间。

秋日露台闲坐

（一）
凉椅空空立露台，秋通心境远尘埃。
长江曾是笔中墨，今把蓬瀛扯近来。

（二）
极目清江片片烟，回眸宿影莽芊芊。
这乡歌过那乡歇，问我昆仑路哪边。

秋风

每挥动一次小扇
就有一片接一片黄叶
站上舞台，轻盈起舞
大树簌簌为她们鼓掌
一向静默的水面
也赞美的
笑出了鱼尾纹

秋水

一寸比一寸瘦
一日日束紧纤细腰肢
逼仄婀娜河岸
仿佛为了映衬
那天高云淡
那总爱把一脸恬静
揽在绿镜中自照的
竹与芦苇

鸟鸣

阳光挤碎树叶，在水面
跳起闪亮的小星星舞
鸟儿们聚在高枝
热烈探讨不休
我听不懂它们谈些什么
只知道它们
很喜欢这个明媚的清晨

涟漪

一条大鱼，一声“扑通”
完成了一次美妙的跳水
引来许多注目的眼神
奈何，对岸的垂钓者
杆长莫及
坐看，一圈又一圈涟漪
把秋的闲逸
远远荡漾开去

沙溪秋韵·四章（组诗）

□江琳

